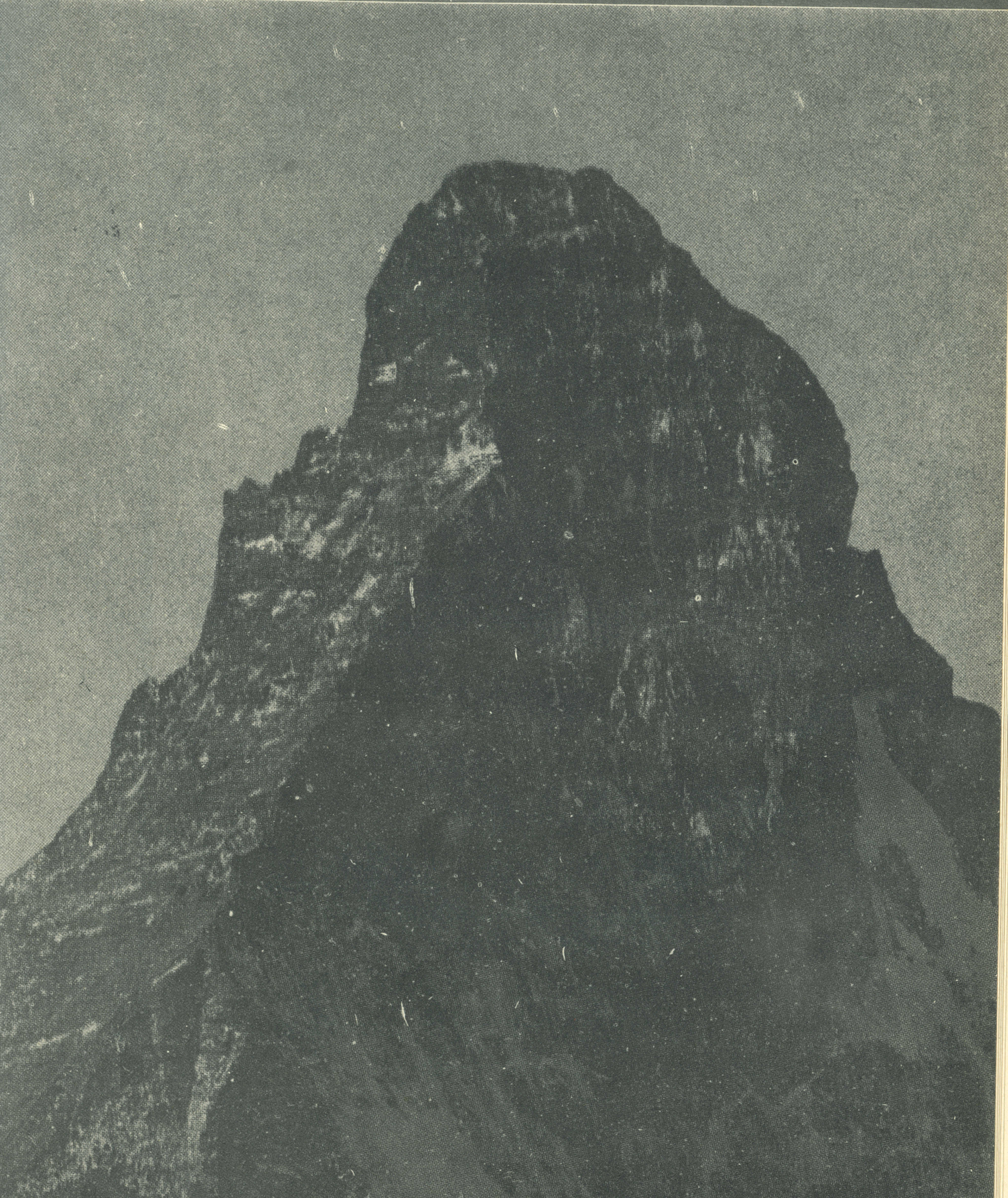


年青醫北

詩之輯



大霸尖山輯

神話一則

●之一●

想必有古希臘的 或古代的中國的
神祇在這兒約會過
約會？ 就得添一些微羅曼史的山色

是否？ 我們正臥於幾首神話的巔峯
是否？ 我們即是雲上之雲

我猜想

我們都浮在佛陀與歷史之間吧？

我們也是一則神話

——左手才攀一枝楊柳

右手就染了楓紅

誰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季節
在這一堆山石的故事之內

而大霸之上

就匆匆飄過了寒暑。

山林的呼吸

● 之二 ●

知否？

若雲是諸神軟軟的腳步

化石的憂愁該屬於山脈的呼吸之內

聽山林的沉默成一種呼吸

而後我乍悟

恐龍所以將世紀踩出一輪腳印

踩出風暴

微妙的解答已成古蹟

惟山林的呼吸裡仍有聲音的迴響

故鄉星座

● 之三 ●

向南的天涯

列星竟排成吹著鄉愁的號角

那模樣 啊！

那些是比較故鄉的星座

想悄悄摘一朵星

但摘星樓殞滅在歷史的輓歌裡了
啊！此刻

又一旋流星帶走了風箏的殘夢

走了？ 流星

走了？ 風箏

走了？ 我小小的童年

據說 星子們都是愛說故事的小書
但誰曾讀遍？ 告訴我
除封面與封底的美麗之外

山夜的聯想

這是沒有槍彈爭吵的夜
風景都一溜烟來到我的跟前

許多林木入眠了，睡成

一山美麗的影子，慢慢兒

攀上我逐漸詩意的睫沿

如黑面紗的宮女

蒙一臉唐朝的神秘

今夜

許多名字嘩然向我奔來

●之四●

陳耀炳

——致 L · S · R

妳在晚冬霜封的淒白裏
舞起一場

奮奔的彩爛

所有的花都仰首成

春天的希望

所有的綠葉都綻開

一路醉人的波光

所有的東風交拂千海的
肅然的騰歡

妳且升起

一圓初陽的漾亮

妳以蝶飄

以蝶逸的翩翩凌飛

在衆遍芬芳的拱托

之上

妳揚天然的清悅如水漣漣

妳啓長空的華暉似火楚楚

妳使蕭索滅頂

——於驚蟄浩浩的淹溢裏

使冰閉息

——接納剖後鮮鮮的流血

偶然妳忽抹起濃濃的灰來了……

抹灰灰的悵悵濕去透明

濕透——

且又幽幽且又細細且又似吐不盡的

不題

石慕向·

·Shiau·

的許多的似擔不動的
以及似化不開的

愁

怎麼青青的灑脫在利時躊躇了起來？

怎麼春裏暖暖的美麗裏

還有霧樣的寂涼？

——怎麼黑夜的海上總想狂風巨浪？

——怎麼星輝的交會激妳淚動潸潸？

噢爲何妳眸閃耀深深的印映

却說

最好是忘記得了的？

說踪影是瞬間的煙雲一陣

夢境一陣

却隱隱撥弄

緬念的悠柔七弦？

取緋紅的羞怯描成一筆尾音

整幅圖

便成暮色裏森森的

謎語

向春的慶典終於腳印漫亂

——可知歸向的獸散

比及不可終於不可知歸向的

鳥繞低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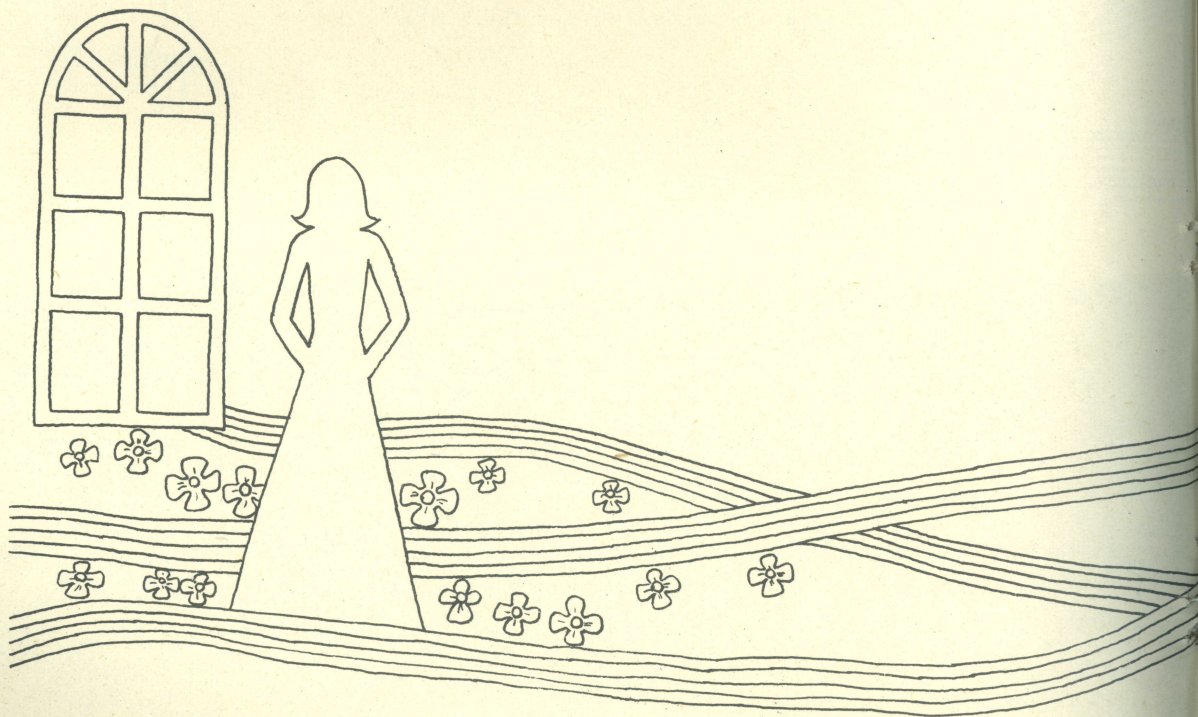
喔妳紗扉半掩後的面容的迷人的究竟

如何不引人沉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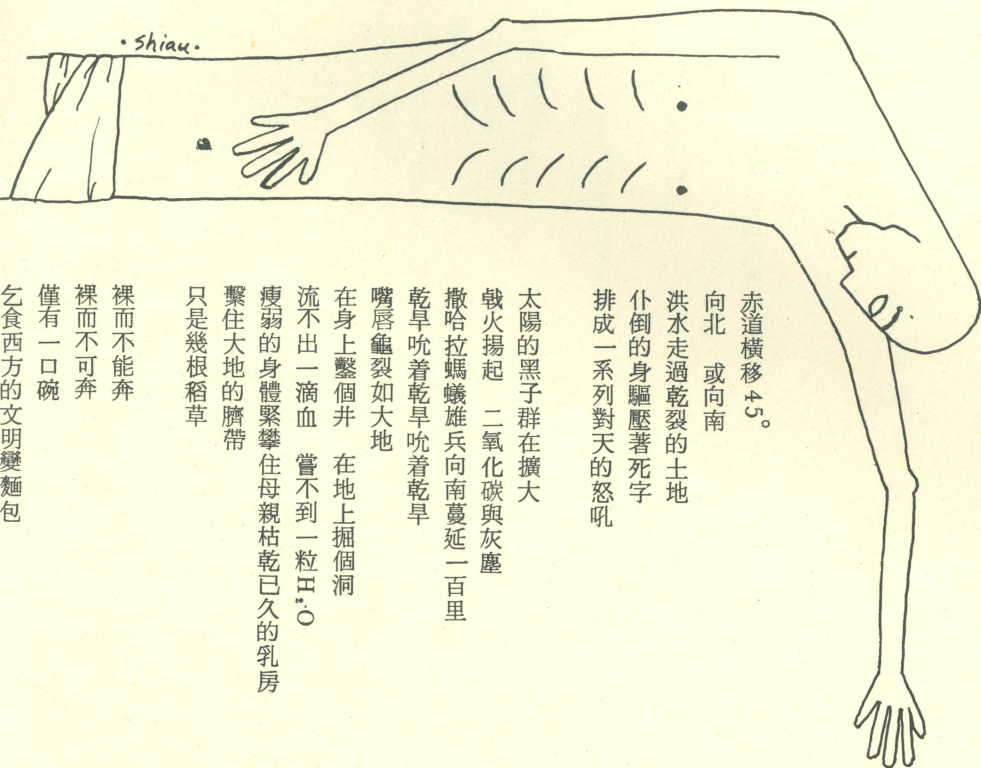
藍調的一泓泓

感動？

——十四週年校慶 賞杏聲之夜後記感——



山英劉



赤道橫移45°

向北 或向南

洪水走過乾裂的土地

仆倒的身軀壓著死字

排成一系列對天的怒吼

太陽的黑子群在擴大

戰火揚起 二氧化碳與灰塵

撒哈拉螞蟻雄兵向南蔓延一百里

乾旱吮著乾旱吮著乾旱

嘴唇龜裂如大地

在身上鑿個井 在地上掘個洞

流不出一滴血 嘗不到一粒H₂O

瘦弱的身體緊攀住母親枯乾已久的乳房

繫住大地的臍帶

只是幾根稻草

裸而不能奔

裸而不可奔

僅有一口碗

乞食西方的文明變麵包



● 逃 ●

崇溪

暴出的喝采聲

與劈劈拍拍的掌聲中

宛若一陣白煙升起

雪白底雁 孤寂地飛騰而上

茫茫然

找尋

天空

而數千年間

疊積底掌聲采聲

恒以相同的速度

曖昧地擁至 且編織成籠子

來裝

你

每一聲喝采都是一個陷阱

每一陣掌聲都是污染

污染過的天空早已拼不出嬰兒底笑容

而陷阱就像捕蠅紙黏膩而甜

且甜成一種

插翅難飛底預言

於是愴然的影子

每夜

哼起吉普賽的調子

在天河泅泳

找尋乾淨底

天空

